



1	4
1555	
209	

209



第二十六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門 14
1555
卷 209

身謝漁父開船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七集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東京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七集

道命錄 十卷

曲洧舊聞 十卷

字通 一卷

透簾細草 一卷

續摘奇算法 一卷

丁巨算法 一卷

緝古算經細草 三卷

目錄第二十七集

一 知不足齋叢書

道命錄

盧氏芸林仙館重刊

卷一	道命錄
卷二	道命錄
卷三	道命錄
卷四	道命錄
卷五	道命錄
卷六	道命錄
卷七	道命錄
卷八	道命錄
卷九	道命錄
卷十	道命錄
卷十一	道命錄
卷十二	道命錄
卷十三	道命錄
卷十四	道命錄
卷十五	道命錄
卷十六	道命錄
卷十七	道命錄
卷十八	道命錄
卷十九	道命錄
卷二十	道命錄

蓋以林山觀重民

道命錄序

道命錄序

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

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
 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
 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
 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心不
 佞蓋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送官
 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
 繫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

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卽學學
卽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
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
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
學先賢以自任未嘗歧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恢邪讒
諂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
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
可不歎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

明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也
實爲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
惑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
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
趙忠定之去留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
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
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
道者可以知所任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

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於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一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義利交戰於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於世蓋所謂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於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朝奉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祕書監兼史館修撰兼修玉牒官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心傳序

道命錄者秀巖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申區區管闕蠡測如此願與朋友講明之因刻梓於九江郡齋淳祐十一年辛亥月正元日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安後學朱申謹書

道命錄目錄

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注二程先生出處及蔡確執政未即

召用大略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注伊川先生辭受及

王彥霖朱公揆劉莘老論所以處先生本末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注伊川先生經筵輔導事迹及蘇翰林與先生

異論胡宗愈孔文仲攻先生退歸本末并辨劉元城語錄所載折柳事諸差誤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

注先生去官大略

道命錄目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范太史乞還伊川先生經筵劄子注先生力辭西監職名董

敦逸論先生及紹聖二蘇公得罪本末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注紹聖黨人行遣及邢恕相傾與尹彥明

不應舉大略

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注元符黨人敘復及先生西監供職大略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注先生挂冠後

事迹及崇寧黨人行遣大略

方提舉請給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注出處大

略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注蔡京主學禁大略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注崇寧盡逐學徒大

略

元祐黨籍碑注黨人敘復及先生卒葬事迹迄靖康解禁大略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注金人犯闕弛禁大略

卷第三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注渡江後褒贈元祐諸賢大略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注先生諸孫避亂及褒錄黨人大略

道命錄目錄

二知不足齋叢書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注先生聞道於濂溪及熙豐迄

崇寧二先生門人高第本末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注趙張二相同

心異意范元長薦公輔及復學禁大略

周祕劾董令升沮格詔令注黃次山告訐被斥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注安老論事大略

胡文定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從祀注秦呂二相相

傾趙張二相相引相失及周祕陳公輔石公揆論胡公本末

尹和靜以久師程學辭經筵注和靜出處大略及范元長魏公引

薦和靜本末

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注秦檜頌呂趙及和靜本末

汪勃乞戒場屋主司去專門曲說注秦檜詆毀伊川及復主

學禁本末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注何若并攻正蒙書聖傳論及

編撰人姓名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注彗星出

赦書黜專門之學及曹筠本末

首命錄目錄

三知不足齋叢書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注胡明仲

胡季臯得罪大略

張震乞申飭天下學校禁巔門之學注孫仲龍蔡宙曹紘

乞禁詭僻之書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注秦檜尚荆舒及解禁大略

魏元履請追爵二程罷王安石祀典事附

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奏狀注張魏公終信道學及紹興以來湖南福建學者傳授晦庵先生中年出處至因按吏忤王丞相本末

建學者傳授晦庵先生中年出處至因按吏忤王丞相本末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注鄭丙及陳賈起道學之禍

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注先生造朝大略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注先生仍舊職任大略

葉正則為晦庵先生辨誣封事注胡晉臣劾罷林栗大略

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私言注詹元善沈應先勸周雷二丞相引

知名之士及劉公論事進退本末先生與詹元度書罷諸書鐫梓事附

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詞注先生晚年出處及

道命錄目錄

四知不足齋叢書

造朝
大略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錄真去偽注雷周二

丞相相異至光宗遜位本未與何澹申心喪及還朝大略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宮觀誥詞注先生淳熙末兩除經筵

及論事忤韓侂胄去國本末

劉德秀論雷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注韓侂胄

趙彥逾怨雷周二丞相本未及德秀起偽學之禍

胡紘論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豈可容竝進注張茂獻

李元德楊敬仲呂子約及楊充父等六士袁和叔等三舉官至汪季路得罪大略楊大法

鄧千里等論建至趙丞相貶京鑑何澹次盡除善類及劉德秀等不肯奉行禁言舊事

御筆與黃元章異同事迹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注胡紘與繼祖誣先生事迹及董銖之論○蔡

元定本末附

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晦庵先生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注先生獲罪後事及

答祝汝玉謝絕生徒書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偽徒不可輕召注楊

寅建請及偽學不舉改官
錢文子赴部注闕本末

劉三傑論偽黨變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注三傑得

進大略

姚愈論姦偽之徒欺世盜名乞定國是注徐子宜劉德

修游子正沈正卿事迹及張釜
張伯垓孟必先論諸人本末

諭告偽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注黃子由費戒父等救解黨籍

本末

呂泰然論不當立偽學之禁注丁逢論調停張釜論劉德脩學記

及泰然上書行遣施康年
覺察周丞相降官本末

偽學逆黨籍注柴中行程允夫事迹

言者乞虛偽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注倪

言舊事及論
皇極非大中

言者論偽徒送偽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禁約注

庵先生挂冠
至卒葬事迹

言者論習偽之徒唱為攻偽之說乞禁止注京

死後倪胄漸
弛學禁本末

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謚指揮注韓侂胄被誅大略蔡元定贈官誥

道命錄目錄

六知不足齋叢書

附詞

晦庵先生朱文公謚議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謚議

李仲貫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先生四書定周

邵程張五先生從祀

注胡文定魏元履李文簡趙衛公論從祀及劉

晦伯請立語孟集注於學官本末

南軒先生張宣公謚議

注衛清夫請謚大略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謚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謚議

注丘壽豐請謚大略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謚議

卷第九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謚奏

注太常寺勘當乞特降指揮因依

任伯起為二程先生請謚奏

魏華父為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奏

注禮部勘當乞特降

指揮因依

濂溪先生周元公謚議

注高常博乞依唐寶應本朝治平故事集官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謚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謚議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謚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謚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謚議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謚狀

注陳常博胡侍郎擬謚未定。

國史及熊氏性理羣書所載附

卷第十

嘉定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

注伊川曾孫觀之元孫源授官

奉祀本末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

注晦庵子侍郎在入

對請加封曾子毀揚雄之像以二程張子從祀大略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

此下

續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此下新增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又注行臺看詳及中書定議加封本末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誥

道命錄目錄

道命錄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

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

畱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

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

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 聖世之逸民伏望

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

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年

上
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荊公得政方以富國彊兵之術困天下大程爲監察御史議不合罷歸補外者十六年時溫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爲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 哲宗卽位 宣仁皇后同聽政司馬溫公起爲門下侍郎而大程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卒年五十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

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當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申公以雜學士知蔡州薦先生於朝不得召元豐末溫公旣得政申公起爲尚書左丞於是與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爲左僕射未卽行也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勅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巖穴之士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

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慎處哉可特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

國子監教授填見闕

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震行

伊川先生既有西監之命再辭奉 旨令乘遞馬赴

闕元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揆言先生乃天民先覺聖世眞儒揆其賢陳搏种放未必能過若其道則搏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

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

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有

旨授先生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召

命禮合見君 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

乞召見問以爲國之要公揆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

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蔡確免四日溫公拜左僕

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 宣仁皇后面諭

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退而受西監之命

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

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以先生爲通直
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莘老言天下節義
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於上
故不聞爾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
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
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褻貶
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
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園必有荆棘百步
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
邪謹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儉巧
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
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
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
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
撼 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 上德不有嗜好
而常啟以無近女色 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

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陛下亦必黽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八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僭踰過甚竝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伾以詩書侍講叔文以碁待詔二惡交

踵終兆永正之亂注以藥術川訓以易義進兩邪台蹤卒致甘露之禍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籍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卽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

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子也臣荅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旣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諭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閒亂羣臣使

之相爭鬪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

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僞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頤者穢滓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

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元祐二年八月上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聞故事暑熱罷

講卽上言 王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略乞
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間 聖體六月
又上 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
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
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
後楹垂簾

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間有當奏稟便得上
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先生乞免兼
官專職一導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

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
受在職累月弗言祿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特
給焉及明堂大需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
葦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先生
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自右史除中書舍
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五年溫公得政
起用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
翰林亦多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
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爲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溫

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溫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法神考之勵精而

怒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 太皇太后黜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揆即奏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謂 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彥霖繼言之申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議諷祖宗召臺諫至都堂說諭然官司試人亦無以 祖宗故事評議者蓋 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事乃已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展

修河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爲慰將除喪有司又擬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爲不可及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爲殿中侍御史爲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衆大笑結冤之端蓋自此始五月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爲左諫議大夫陶爲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爲右司諫

彥霖公揆皆徙官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爲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人也宗愈旣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詆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爲寒心翊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

失當繼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文仲卒哲宗舊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憊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陷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

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王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一罷罷未也 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一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先生以二二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乃再具辭免繼卽以三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不悅卽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入不應如此疎誕未知永卿誤五之乎抑劉公

於所惡而辟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先生
所作年譜亦誤以爲休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
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為諱有云騰口閒亂以快
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今李丙丁之錄中有文
全章乃無此語考張氏初章疏則謂五鬼
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魴及先生謂受命
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己別康議劾
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
譜或也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 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
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
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 天聽竊念臣
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任實之經筵
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追奪
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 聖慈許臣納
官歸田里以安愚分○第二狀臣今月十四日準河南
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 聖旨不

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
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 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
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
實竊念臣畎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
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
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
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去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
而用之 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
道也伏望 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伊川先生 就西監之命卽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
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以
父喪去官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
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
學追觀 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
思得人開達 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爲煩瀆或涉親舊
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

敢不吐露於 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 陛下召程頤
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
得人雖 眞宗待种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
爲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 陛下用頤實爲希闊之
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
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
此二人者必非爲欺罔以誤 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
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

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
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
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
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
行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
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工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
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
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
故其賈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爲矯詐爲沽

激爲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 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 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 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愨八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爲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

靖 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四月先生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 宣仁崩 哲宗親政再伸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 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蓋遲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

甲

十一月

日中書省言契

何放歸田里人程頤原

係司馬光薦引同惡相濟的係姦黨宜下河南府收押

心涪州編管以示懲艾奉

聖旨依 紹聖四年

伊川先生自尋醫一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事作

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為姦謀

各加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呂汲公以

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放歸田里十一月送涪州編管時李清臣知河南府

事即日差人迫遣上道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

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

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九臧氏初御史中丞邢恕與

先生素善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意恕必救先生因以

傾恕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

門人尹焞彥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彥明日

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

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彥明遂不復就舉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

道命錄卷第一

道命錄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蒙 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 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

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元符三年正月 徽宗卽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竝敘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九人再敘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二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 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知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方提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宙劄子奏臣伏見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夷險一節老而益堅頤於元豐閒以錢數百千市汝州戶絕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逾十六年開墾灌注漸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頤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爭買戶部以聞朝廷奪之汝州出榜重賣按頤初以處士召用久侍 哲宗於經筵今蒙恩復官旣老且病將辭祿以歸而貧窶特甚幾無以爲生竊見前世高士如頤等

輩多蒙朝廷賜田給粟以養成其節況頤本自有田於法當得而有司不爲申理使之與親族百口瀕於饑餓殆非國家所以優賢獎善敦勵風俗之意也頤田被奪雖在臣未到任已前然賣戶絕田乃臣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緘默乞下汝州依元買價給還頤田取進止

元符三年十二月上

宙初名輔宋莆田人熙寧中進士歷官司農丞章惇蔡確蔡京交薦將處以臺閣宙恥之力請補外得提舉京西常平至是乃上此奏事雖未行士論韙之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臣僚上言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大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爲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敘復過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穎洛之凡庶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爲先生弟

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鄉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鄧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爲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黨薦引所得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爲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三十日奉

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

本路監司常切覺察

崇寧二年上

崇寧元年五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先生預焉丙子勅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爲言遂有是命晦庵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長編云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譜因語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兄致明以四月除殿中侍御

史八月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爲致虛也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講議司奏知泗州姚孳乞天下之士皆不得於在外私聚生徒卽使邪說詖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卽不係置學之處子弟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徧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竝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三日奉

聖旨依

崇寧二年下

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創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

臣寮上言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爲學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隨之非樂於刑人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 陛下聖學

高妙神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比詔有司增廣學校衆建師儒講誦之聲徧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親閱條目著之於首曰邪說詖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旣頒有識之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懲惡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效已見往歲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聞於朝而究其實考核之際有一言不協于正者必麗於法而復於上可謂四方風動丕承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姦邪散

處以聚徒傳授爲事者或出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稱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爲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昏頑悖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被謫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有徒飾其前非陰與地者不保其無焉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爲所誘安得不惑是邪說詖行非先王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取以教授者猶未能禁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觀

禮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播告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

睿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迹申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竝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

聖旨依

崇寧二年上

先是七月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頒黨八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十三人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張見逐或在茲時乎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百政之

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
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焉

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
子之戒乃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
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
休命仰承 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龔夫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佑 李新

衡鈞 兗公適 洪伯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岫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迴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緯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干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

許堯輔 楊肫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虜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劄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紉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辰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閻守勳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怙 王化臣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崇寧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為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舊 上親書刻石於文德殿之東壁又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變毀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敘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畿縣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等二十三人尋以通

直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初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以祭者惟張繹尹焞范域孟厚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蓋畏黨禍故晚出云○和靜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之有常疏通簡易

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細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氏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氏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輸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

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

二月壬寅三省同奉

聖旨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

靖康元年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時伊川先生卒二十年矣

道命錄卷第二

道命錄卷第三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

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
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
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
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
疾之是重不幸焉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
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明靈知
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

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

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
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卽褒贈八月遂贈先生直龍圖
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歿至是二十有
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爲時用致位通顯而亦
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

行在尚書吏部準尚書左選關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
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付下
遂安軍奏右承直郎桐廬縣令程易陳乞故祖贈朝請

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籍承都省指揮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卽未曾陳乞今有堂弟暘係故叔端彥之子見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奏補堂弟暘於文資內安排又緣元降指揮內卽無與補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資真本札子粘連在前合申取朝廷指揮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程暘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令尚書省毀抹今來本人依上件指揮合行奉 勅補將仕郎

靖康之難伊川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

二子長端中故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彥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仕至從政郎會州己戶參軍至是褒錄黨人端彥之子暘遂補迪功郎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握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

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醉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祿者 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 陛下尊德樂道之實

取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

紹興六年上

自慶歷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閒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橫渠先生亦以其學傳授於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揆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書郎李籲端伯監西京竹

木芳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龍圖閣直
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
後有祕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
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
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
處遜嘉仲京兆府路提刑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
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敦仁河南張繹思叔孟
厚敦夫暢大隱潛道臨汝馮理聖先永嘉鮑若雨商
霖前祕書丞唐棣彥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新除崇

政殿講書尹焞彥明侍讀學士范冲元長臨安府學
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
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
判興化烈子翬彥冲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祕書郎蕭
振德起 丁喻樗子才高閑抑崇皆慕其學焉自關
河陷沒而 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內
翰之言 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反指
以為詞 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通命錄卷三
左司諫陳公輔奏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尚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尚同而風俗壞矣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甚盛舉也

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具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但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黨復有尚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

通鑑卷三
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
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 聖慈特加睿斷
察羣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
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
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
不背聖人之 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
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
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此風俗自是皆知復祖
宗之時乃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 陛下聖神

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
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中外使知朕意

紹興六年

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竝相忠獻督軍於外而忠簡
秉政於中一時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於
上以其靖康中爲言官有警故也公輔入對首論王
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既而二相有違
言公輔因劾忠簡忠簡求去後六日平江進士耿鉉
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畱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

與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又二日忠簡罷鉉之逐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冲本非相知冲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爲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祕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祕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徧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斧獨難之戒諭曹吏無得印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爲非而今日命令爲是也蓋斧素無士行躡躑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斧猶敢肆其凶悞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

於凡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 睿斷將奔
速賜罷黜以爲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
聖旨董弇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紹興

七年

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
黃次山欲鑿版權侍郎董弇令升曰少俟之令升以
已見其對次山聞卽申御史臺謂弇沮格詔令祕遂
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居郎
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弇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

任張公意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尚書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呂祉奏臣伏讀 聖
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
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
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術裂
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
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
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

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肆擠排則爲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爲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

雜說刊版作帙徧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八已贓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將前日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
紹興七年

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祉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時公輔之勢方盛宋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爲難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於從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

加詔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巨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其實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閒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

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
淬礪而其閒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
蔽淫邪遁之辭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真偽河洛之學幾
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
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
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豈以其說滿
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
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樛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
伊川門人卻皆進用樛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

信之而稱歎者故樛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
曰頃窮西洛之淵源忽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
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
況樛等曷爲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如褒借識者有憂
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
年省試與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
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肖遽變
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
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

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未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千

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八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皆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荅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竝行於世而傳

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平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元直與秦檜竝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呂督軍

於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於朝廷首召胡
文定爲給事中兼侍講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未得
其方過平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
在瑣闥當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軍叛去乃
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爲同都督
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黃龜年書
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旋被斥於是
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皆罷去臺省一空已而朱呂
繼免四年秋僞齊入寇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籍中

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卻之五年春張公相
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儲制下自是二公始有
違言趙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
識伊川故有僞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
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
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黃英州所
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於上前二公所
操浸異趙公改修 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
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僞齊再入寇趙

公懼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爲不可力戰卻之十二月
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
筵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閭而非之遂上此奏然
未達也七年三月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
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爲樞密使秦陽爲柔佞一切無
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內翰乞嘉獎乃命召之張
公既批旨矣會往淮西視師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
既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

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
修疏交上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
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尹和靜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

和靜處士尹焞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
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
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
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
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 聖聰焞雖甚愚

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
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放藥尋醫免使道塗填委溝

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紹興七年
四月上

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
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靜處士
戶部尚書孫傅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舜徒戶部侍
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爲未副求賢
之意乞特加識擢會圍城不果召金陷河南先生妻

子皆死於賊先生死而復蘇竄朝安山谷中劉豫潛
立命僞帥趙彬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問道
奔蜀張忠獻爲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閩之
涪依其子壻以居紹興四年春趙公張公竝相五月
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
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愜公
議有 旨召赴行在宣撫司劄下涪州知州事李瞻
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
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

禮津遣權宜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有旨授
右宣敎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宜撫司加禮敦遣赴行
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
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費俟
至荆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
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
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
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
便張公恥之乃顯薦先生避僞之節且言其所學所

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
旨依奏九月先生至國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
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乞免上賜金帛命趙公
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
受命旣對又辭於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
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
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道命錄卷第三

